

B 级 惊 悚 小 说 大 复 兴

地狱书单

PAPERBACKS

from

Hell

THE TWISTED HISTORY OF '70s AND '80s HORROR FICTION

[美] 格雷迪·亨德里克斯 (GRADY HENDRIX) 著

姚向辉 译



B 级 惊 悚 小 说 大 复 兴

地狱书单

PAPERBACKS from HELL

THE TWISTED HISTORY OF '70s AND '80s HORROR FICTION

[美] 格雷迪·亨德里克斯 (GRADY HENDRIX) 著

姚向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书单 / (美) 格雷迪·亨德里克斯著；姚向辉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4
书名原文：Paperbacks from Hell
ISBN 978-7-5699-2688-0

I. ①地… II. ①格…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5892号

Copyright©2017 by Grady Hendrix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Quirk Book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0096

Grady Hendrix

PAPERBACKS FROM HELL

地狱书单

DIYU SHUDAN

著 者 | [美] 格雷迪·亨德里克斯

译 者 | 姚向辉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王雅观

营销编辑 | 陈 煜 呼秀雯

装帧设计 | Timothy O'Donnell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010-802150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188千字

版 次 |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6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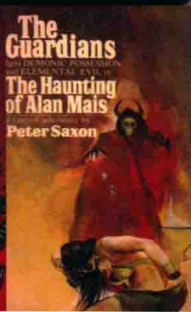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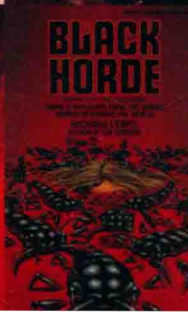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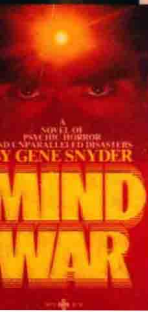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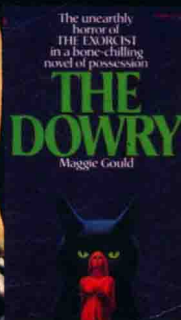
定 价 | 1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格雷迪·亨德里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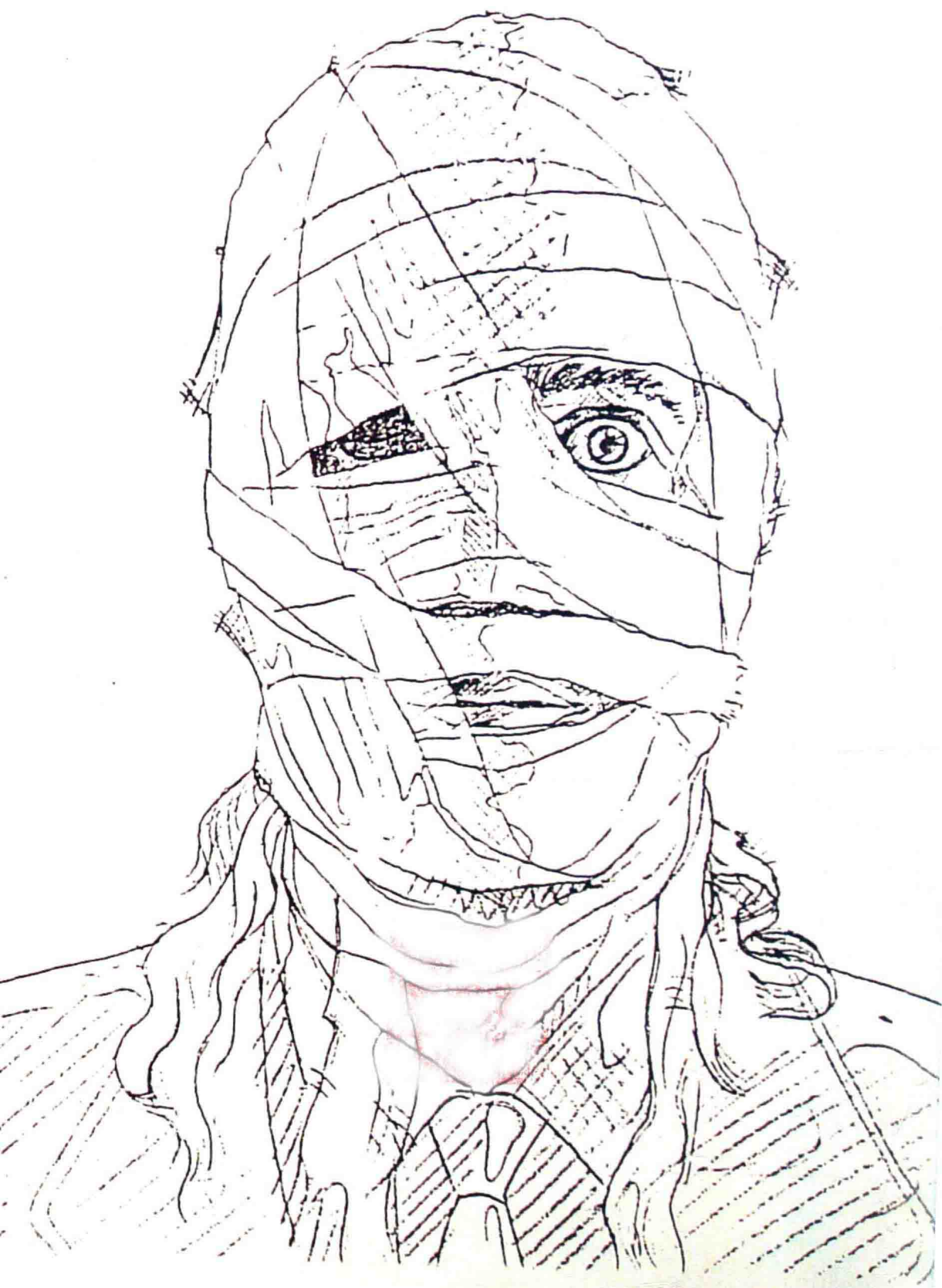
美国著名作家、编剧、记者、平装书收藏家，“纽约亚洲电影节”发起人之一。亨德里克斯为《花花公子》《村声》《综艺》《电影评论》等一流媒体撰稿，并创作惊悚、科幻、奇幻类小说，著有《地狱书单》《深夜疑家家居》《我好友的驱魔人》《我们出售自己的灵魂》等作品。《深夜疑家家居》出版后，被翻译成14种语言，获得2014年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最佳图书，被福斯广播公司改编成电视剧，小说《我好友的驱魔人》出版后，被《图书馆杂志》选为2018年最佳图书。

《地狱书单》是亨德里克斯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写作本书期间，他阅读了326本惊悚小说，丰富的图文内容使得此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荣获了“布拉姆·斯托克奖”最佳非虚构奖。





阿卡姆
ARKHAM





"CAREFULLY LAID-ON HORROR."
The New York Times

AVON/V2243/75¢



JOHN CHRISTOPHER'S Novel of
pure terror

THE LITTLE PEOPLE



简介

几年前在一次科幻大会上，我正在一个卖家桌上标注一块钱一本的书箱里乱翻，赫克托·加里多（Hector Garrido）为《小人》（*The Little People*）画的这张封面让我的视线像急刹车似的停下。我不是藏书家，甚至不知道赫克托·加里多是何方神圣，但我知道这是什么：平装本封面中的蒙娜丽莎。我买下这本书，快得手指都燎出了水泡。我根本没动过真的读这本书的念头……但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待读”书堆里捞出这本书随手翻开……

我知道约翰·克里斯托弗这个名字，因为他写过科幻系列《威尔历险记》¹，它曾以条漫形式在《少年生活》（*Boys' Life*）杂志的封底连载。然而1966年埃文图书公司（Avon Books）的这本书却要带劲儿得多。书里有一位美艳的秘书从远房亲戚手上继承了一座爱尔兰古堡，她把古堡改造成旅馆，向趾高气扬的律师未婚夫证明她能自力更生。开业的那个周末，古堡里宾客如云：有一位酗酒成性的爱尔兰俊男，有两个爱吵嘴的美国人和他们性饥渴的女儿，有一对在集中营里认识的夫妻——男人是看守，女人是囚徒。

但地下室里潜伏着一批不请自来的客人：盖世小妖。

盖世小妖生活在黑暗中，手持极小的赶牛鞭，与鼠类宿敌战斗。读者认识他们之后没多久，作家告诉我们，他们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纳粹。他们是有通灵能力的纳粹矮妖

左 《小人》，约翰·克里斯托弗著。

THE LITTLE PEOPLE— ELVES? DEMONS?

They speak German. They carry whips. And they are connected in some mysterious way with Nazi experiments carried out in the charming old Irish castle during World War II.

When members of the vacation party are found to be missing from their beds, and when pleading cries ring through the halls of the great house, terror grips hearts and minds, and the vacationers are brought face to face with the unknown...



本书原先由保罗·培根（Paul Bacon）绘制的精装本封面只贡献了一小角。

精，热衷于SM，浑身上下的伤疤来自他们与创造者玩的快感加痛楚游戏，被训练成供全尺寸人类男性享用的性奴，实际上是从犹太集中营里抢来的矮化胎儿。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阿道夫。

这些信息像疯狂间歇泉喷发似的涌进读者的眼睛，整本书在“变态刻度表”的0到60之间摇摆，就每个层面而言都玩得实在过头。从盖世小妖极其残酷地捉弄在厨房帮工的爱尔兰洗衣老妇，直到律师未婚夫意识到名叫格蕾塔的纳粹矮妖精打算对他的那话儿做些什么，那是足足五十页汽缸喷火般的癫狂旅程。

非常可惜，盖世小妖完全缺席了小说的最后三十页。作者将剩下的篇幅献给了一场断断续续的心灵大战，战斗发生在无心灵能力、非纳粹、不是矮妖精的那些角色——换

句话说，那些无聊的角色的梦中。然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盖世小妖在小说中段飞得又嗨又高，说是摸到了太阳也不为过。

无论接下来我读哪本书，盖世小妖都抓住我的脑灰质褶皱不肯放手，在梦中对我耳语：还有什么被遗忘的作品？深夜的网络搜索带着我打开了威尔·埃里克森（Will Erickson）的“恐怖小说过度”（Too Much Horror Fiction）网页，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一年后，我醒来时蹲在南加州心脏地带的沙利文折价书店的过道里，周围是堆积成山、散发霉味的平装本恐怖小说。我显然正在买它们。我显然正在读它们。我显然已经上瘾。

我热爱的这些书籍出版于平装本恐怖小说大爆炸时期，这段时间始于1960年代末《罗斯玛丽的婴儿》²大获成功之后。它们的恐怖政权结束于1990年代初，《沉默的羔羊》³说服营销部门从书脊上刮掉“恐怖”二字，贴上“惊悚”取而代之。和《小人》一样，这些书籍有许多缺陷，但也提供了无数奇观。你说你上次读到犹太怪物新娘、来自第四维度的性爱狂女巫、食肉蛾、杀人狂哑剧演员和潜行于长岛的魔偶是什么时候？抛弃当前的出版潮流，这些绝版的平装本小说感觉就像一大口新鲜空气。准备好认识一下我的新欢作家吧：伊丽莎白·恩斯特龙（Elizabeth Engstrom）、琼·萨姆森（Joan Samson）、巴里·伍德（Bari Wood）；布赖恩·麦克诺顿（Brian McNaughton）的洛夫克拉夫特式世界末日、威廉·W.约翰斯通（William W. Johnstone）最最怪异的平行宇宙；布伦达·布朗·加纳利（Brenda Brown Canary）的《小丑之声》（*The Voice of the Clown*）是极少数真的让我惊掉下巴的小说之一；你会听见肯·格林豪尔（Ken Greenhall）的阴森耳语、迈克尔·麦克道尔（Michael McDowell）的南方哥特土腔、詹姆斯·赫伯特（James Herbert）利落的英国口音、卡特·科娅（Kathe Koja）的空幻吟唱、迈克尔·布鲁姆莱因（Michael Blumlein）充满医学术语的长篇大论。

你手里的这本书是恐怖王国纳尼亚的地图，我发现它隐藏在偏僻书店最黑暗的角落里，那是一个奇特、狂野、美妙的世界，今天感觉起来怪异得无可名状，而且不仅是因为车载斗量的杀人小丑。在这些七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医生讨论超声波成像图时会互相敬烟，家庭主妇会被诊断为“想象力过剩”，非裔美国人有时被称为“黑种人”，父母听见别人建议他们要个“试管婴儿”时会惊骇得骂人。

这些书籍写出来就是为了在药店和超市出售，才不担心会不会冒犯什么人呢，对性爱也抱着诙谐而直接的“咱们开干吧”的态度。许多作品在艾滋病流行前出版，那会儿是“乱交七十年代”的巅峰，它们对成年人不需要什么借口就能脱掉衣服跳上床的想法

毫无歉意可言。

尽管它们最终会落进一块钱一本的箱子，但书里的故事从最关键的角度说自有其永恒之处：它们不会让你感到无聊。作家投身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知道他们必须想办法吸引每一位读者的注意力。因此他们写出的书能跳能咬、竭力攻击、敢于冒险、追求突破。勾住你眼球的不仅仅是封面，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它只尊重一条规矩：永远有趣。

因此，快去抓起手电筒，徜徉在那些黑洞洞的过道里吧。书架积满灰尘，灯光异常昏暗，没人能保证你可以毫无变化地归来，甚至能不能回来都不准。你需要的仅仅是一张地图，你已经为游览来自地狱的平装书世界做好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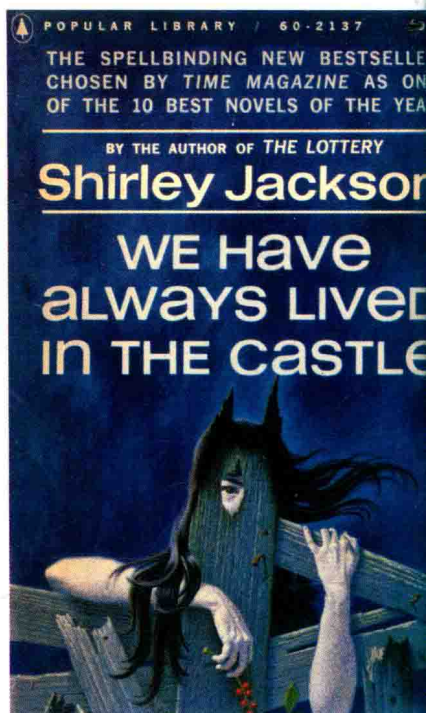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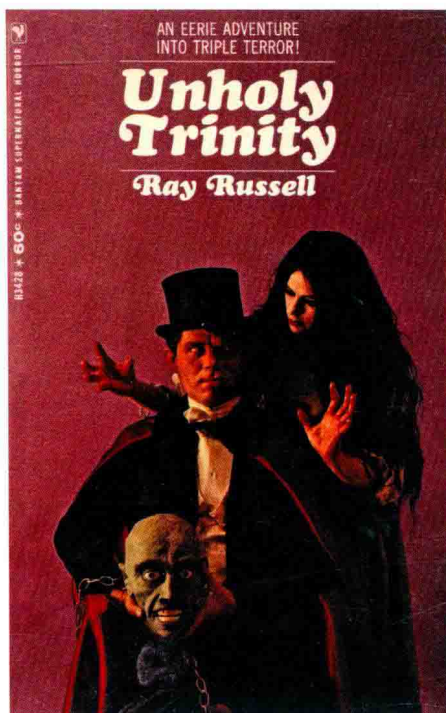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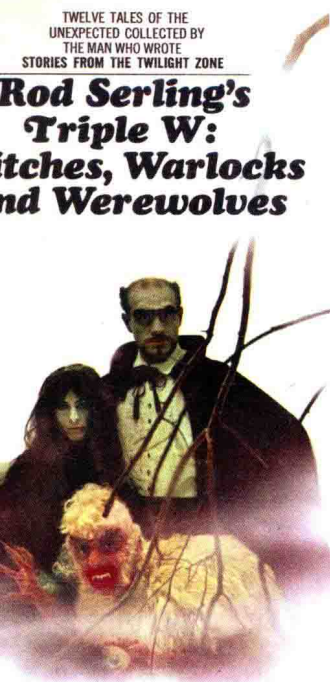
序 章

为了理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席卷恐怖小说的大变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门类十年前的状态。

恐怖小说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这一点上它比任何其他门类都要明显，1960年代就像失控的火车，以五百英里的时速撞碎了所有社会价值、文化建构和美国神话，只留下冒烟的遍地瓦砾。美国正式参与越南战争；连串刺杀送走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小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和罗伯特·F.肯尼迪；警方暴行引发的骚乱在底特律、哈莱姆、罗彻斯特和费城爆发，继而的骚乱震动了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奥马哈、明尼阿波利斯和巴尔的摩；僧侣自焚抗议战争；民权斗士被拖下公共汽车痛殴；警犬、催泪瓦斯和消防龙头用在和平抗议者身上；炸弹在教堂里杀死孩童；民权工作者的尸体被埋进密西西比的泥地；堕胎药片上市；梵蒂冈放松对天主教会的控制；新五旬节运动在美国东北各州的常青藤名校引发了说方言^①（自发言语）的浪潮。这种我们生活在世界末日的信念在美国传播，迅猛势头堪比休·赫夫纳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扩张速度。

恐怖电影以穿天鹅绒斗篷、彬彬有礼的吸血鬼回应。主流电影正在法国新浪潮和黑泽明武士精神的影响下发生变异，而摩托车手电影朝正经老百姓猛竖中指。恐怖电影继续丧尸般的僵硬步伐，完全没有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哈默影业（Hammer Films）推出浑身土灰的吸血鬼，黑蒙蒙的尘雾裹着身体；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做作的廉价烂片瞄准青少年而去。电视上，《明斯特一家》⁴和《阿达一家人》⁵配合着机械化的大笑音轨迈出沉重的步伐，而《黑暗阴影》⁶里的中年吸血鬼出没于纸板布景之间。

^① Glossolalia，是一种泛基督教的超自然现象，指人能说一种其他人都听不懂的语言。



左 《三个W: 女巫、施术者和狼人》，罗德·塞林著。

中 《邪恶的三位一体》，雷·罗素著。

右 《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⁷，雪莉·杰克逊著。

1960年代充满活力，平装本恐怖小说的封面却陈腐、过时和彻头彻尾的无聊。

假如说恐怖电影和电视卡在了1950年代，那么恐怖小说出版则被困在了1930年代。主流出版商激动地扑向杜鲁门·卡波特令人胆寒的真实犯罪小说《冷血》⁸、杰奎琳·苏珊撩人的《迷魂谷》⁹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¹⁰，而恐怖类型小说则在看前一年的地摊作品的脸色。这些书籍甚至极少在封面上使用“恐怖”二字，而是冠以“怪诞冒险”“令人胆寒的冒险”“出乎意料的故事”和“诡异故事”之类的名词。连美国恐怖小说女皇雪莉·杰克逊的作品封面也让她的书看着活像哥特浪漫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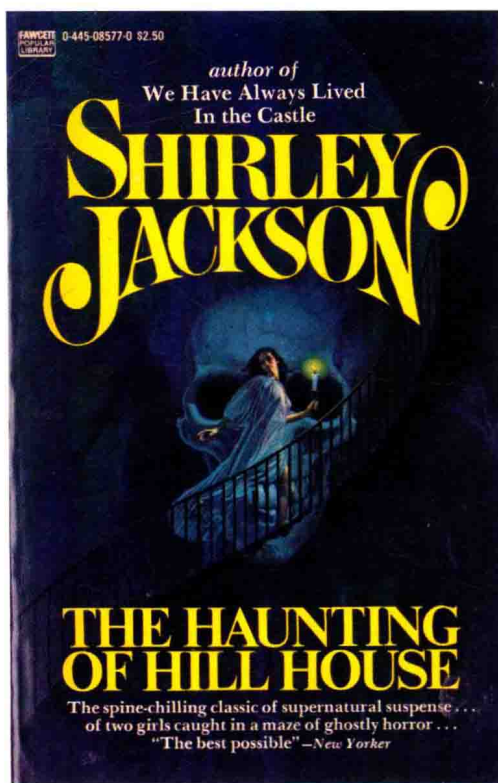
倒不是说人们不喜欢买书。平装本市场在1950年代短暂崩溃后，不到十年就重新崛起，大学生将巴兰坦图书公司（Ballantine）的《魔戒》¹¹平装版追捧成了时代浪潮级的畅销书。矮脚鸡图书公司（Bantam）重印三四十年代的地摊冒险杰作《野蛮博士》（Doc Savage）系列，配以詹姆斯·巴马（James Bama）赏心悦目、照相写实主义的全彩绘封面。接下来是1960年代初的“伯勒斯爆炸”，出版商发现埃德加·赖斯·伯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的二十八部小说落入公有领域。忽然之间，三十岁的泰山和

约翰·卡特火星冒险系列（*John Carter of Mars*）登上书架，带有弗兰克·弗拉泽塔（Frank Frazetta）和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绘制的新封面，旁边是重印的野蛮人柯南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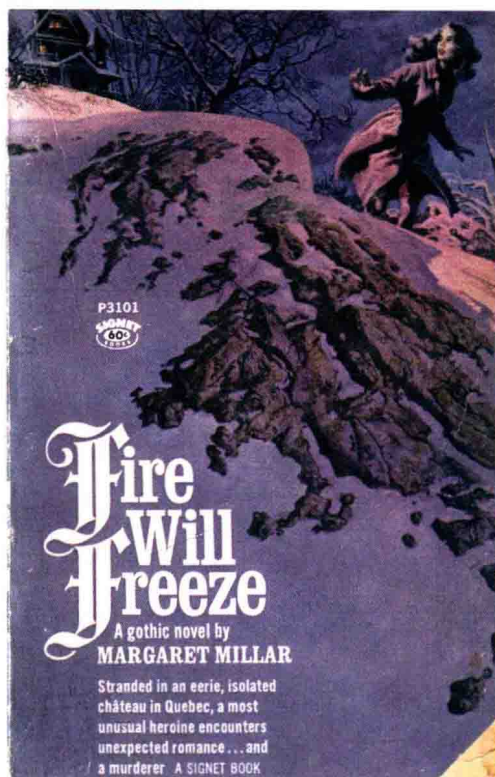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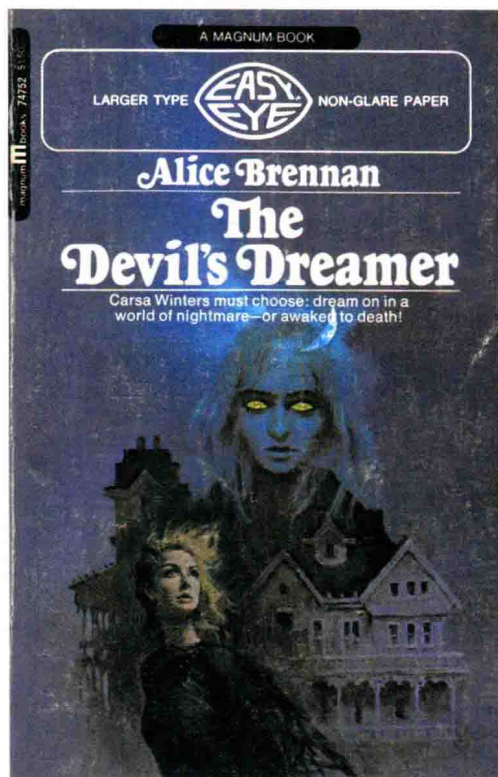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这如火如荼的一切之中，恐怖作品在畅销书名单上却不见踪影。恐怖门类是给儿童准备的，是不入流的地摊货色。假如某部作品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绝对不可能属于恐怖门类，因此必须被重新定义为“惊悚故事”。恐怖作品似乎没有未来可言，因为它被困在了过去，但情况即将改变，暗流涌动的征兆已经出现。人们在书店的“浪漫”分类中见到了它们。

女人逃离凶宅

一个惊恐的女人逃出黑洞洞的房屋。暴风雨夜的天空下只有一扇窗户透出光亮。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潜伏等待。1960年至1974年间，哥特浪漫小说成了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哥



左 《邪灵》，阿瑟·霍夫著。
右 《邪屋》，雪莉·杰克逊著。



左 《恶魔之梦》，艾丽斯·布伦南著。

右 《火将冻结》，玛格丽特·米勒著。

特文学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平装本恐怖小说之间的缺失环节，数以千计的这种封面出现在平装本书架上。

事情始于1959年，爱司图书公司（Ace）的编辑杰瑞·格罗斯（Jerry Gross）周日去父母家吃饭，发现母亲在读达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¹²。他问母亲为什么在读一本1938年的小说，“亲爱的，”她说，“现如今的书再也不这么写了。”

格罗斯受到触动，钻进纽约公共图书馆，梳理《书评文摘》（*Review Digest*），研究所谓的“哥特浪漫”门类。他发现这些书籍没有一本还没绝版的，也没有一本曾以平装本形式出版过。他大批量购入它们的平装本版权，在1960年出版了菲莉斯·惠特尼（Phyllis Whitney）的《雷鸣高地》（*Thunder Heights*）和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oria Holt）的《梅林山庄的女主人》（*Mistress of Mellyn*），后者的经纪人曾推动她复活十九世纪的哥特浪漫小说。

哥特浪漫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来到阴森的祖传老宅，与黝黑沉

郁的家主共坠爱河。故事里有谋杀、禁锢和古老的诅咒，黑暗的秘密以令人惊恐的速度逐渐积累。最后，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扑进黝黑家主的怀抱，意识到她爱恨交加的纠葛感觉只可能是爱情。

哥特小说的高峰期是1960年至1974年间，芭芭拉·迈克尔斯（Barbara Michaels）、维多利亚·霍尔特和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ewart）之类的作家卖书以百万册计。但到了1972年，埃文图书的编辑南希·科菲（Nancy Coffey）从废纸篓里检出一份稿件，发现自己看得手不释卷，于是潮流开始改变方向。她读到的是凯瑟琳·伍迪维斯（Kathleen Woodiwiss）的《火焰与花朵》（*The Flame and the Flower*），它成了第一本历史情色小说，历史浪漫小说的这个变种拥有更多生动的激情场面，它的销量达到两百六十万册。到1978年，哥特浪漫小说已被它更年轻更性感的竞争对手关进阁楼等待饿死了。

格罗斯想到开辟哥特浪漫小说产品线这个点子后，写了一份关于封面的备忘录发给艺术总监。“我想要一个门类特有的版式，能让我母亲和姨妈在被人看见读它们时感到自豪，”他写道，“让女主角像个非常优雅的上流阶层金发女郎，有着好看的颧骨……她跑向你……她背后是黑黢黢的城堡，只有一个窗口亮着灯，通常是塔顶房间。塔楼必须又高又粗。相信我，读者肯定会喜欢这个生殖崇拜的意象。”

这个公式的诸多变种统治书架十几年之久，对第一波平装本恐怖小说的封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手持蜡烛的女人身穿透明睡袍、黑洞洞的房屋、暴风骤雨的天空、对色谱中比较阴沉那一端的迷恋成了注册商标般的特征。长发、乌云、睡袍和风景融入抽象的旋涡图案，光线是明亮的，黑暗是有形的，构图充满张力。

哥特浪漫小说在读者的想象空间中播下种子，为即将蓬勃出世的恐怖小说爆发做好了准备。沉郁、阴沉的神秘故事迁入家庭范畴，将每个人的住所都变成闹鬼的城堡，将每一个未来的新娘变成一名潜在的受害者。性格坚韧的哥特小说女主角的血液将在七八十年代女主角的血管里流淌，陪伴她们战斗，从撒旦或鲨鱼人手中夺回灵魂。没错，鲨鱼人快要来了。因为就在书架的另一侧，纸浆小说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除魔卫道的当代写法

《守护者》（*The Guardians*）系列是1930年代盛产的那种地摊冒险小说，再加点1960年代末流行的神秘事物迷恋，当时忽然间人人都想知道你是什么星座，帕克兄弟在玩具店里卖通灵板。安东·拉维（Anton LaVey）的撒旦教于1966年在旧金山开坛；滚石乐队在一年后发行唱片《撒旦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在又一